

朱春雨

亚细亚瀑布





2 034 4032 0

细玉瀑布

朱春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具有恢宏的艺术空间、交响音乐式结构的长篇小说。几条线索立体交叉在一起，把雄壮的战斗气势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结合起来，把古朴原始的民族风情和科学研究的献身精神结合起来。作品有远古的影子，有宇宙的回声，有炮火的硝烟，鼓荡着现代信息社会的巨翼，赞美着青春、爱情与和平。

责任编辑：李丹妮 王鸿漠

亚细亚瀑布

YAXIYA PUBU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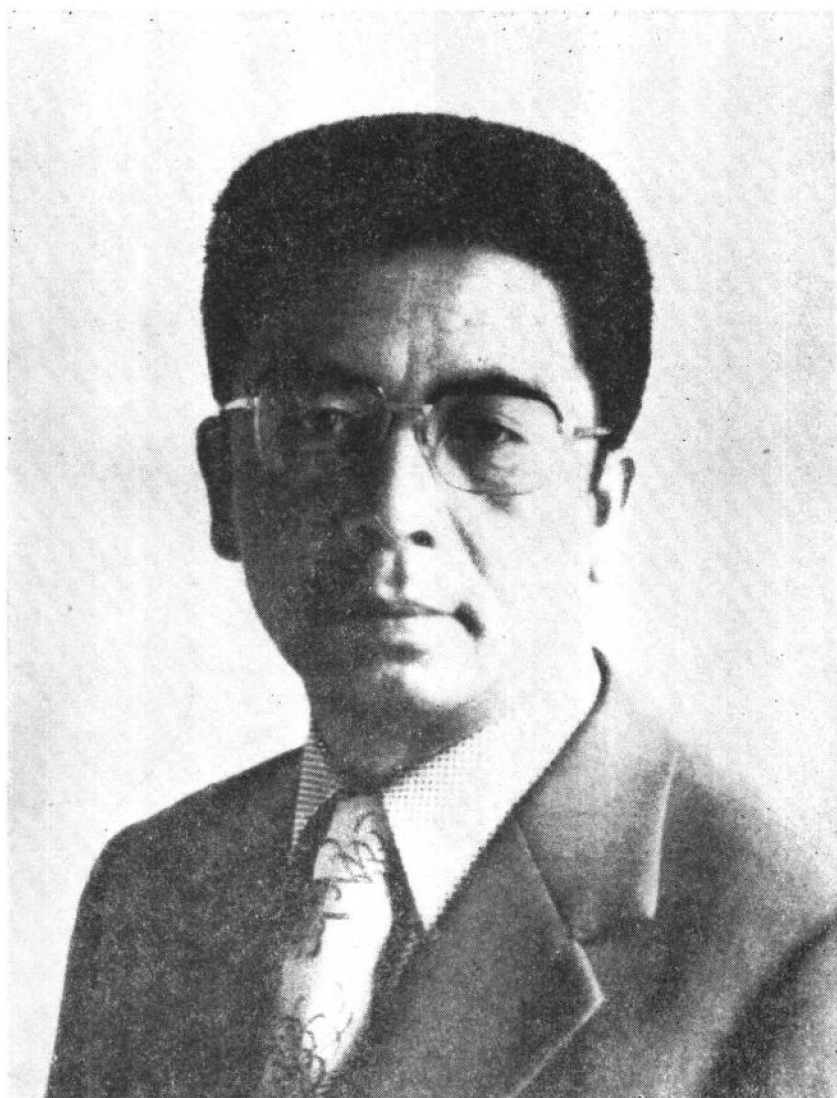
字 数 232,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0\frac{8}{9}$ 插 页 8

1986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6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1—7,250

书 号 10019·4010

定 价 2.20 元



作者简介：朱春雨，一九三九年生。一九五八年开始文学创作。中国作协理事。主要作品有《在人海里》、《山魂》等长篇小说，《沙海的绿荫》、《大地坐标点的赋格》等中短篇小说，以及一些散文和译著，并曾多次获奖。

作者自按：

这里，有远古的影子，有宇宙的回声，有血与火的痕迹。瀑布流泻的不一定都是水……这是小说，也是我的感觉。不不，“感觉”这个字眼太容易和康德老头子联系起来了，况且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东洋诸君曾创建过新感觉派。不仅仅是为了避嫌，而是本质上风马牛不相及。我这里姑且就称新认识吧，对世界、对历史、对人生——把它献给我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还在远方……



第 一 章

一

亚细亚的大地上，这一道瀑布封堵了很久很久……瀑布，不是凝滞的泥浆，不是寂寞的死水。

二

岁月教给人们多少智慧？
岁月索取人们多少代价？
翅膀需要苍空，
风暴也在苍空席卷；
大地哺育万般生灵，
瘟疫也在大地上蔓延；
高山挡得住严寒，
也阻碍出山的道路；
大海可以行船，
也酿造骇人的灾难……

象一株生命力顽强的野草，把根子深深地扎入泥土，熬过霜冻和荒火，这支从久远的过去传下的歌，又在木九么老爹的嘴里唱起来了。天下哪个民族没有这样的歌？它赞美阳光，赞美爱情，

赞美创造，赞美英雄。笑声和泪水滤出的哲理，是这种谣曲的精髓，因此，它需要用心灵去倾听。可听见了歌里的巨大的搏动？那是追求、理想与渴望的声音，是不朽的鼓点，是永恒的号角；即使迪斯科象春汛决口一样冲来，这样的说唱也不会消亡。是啊，它化入了神圣的民族的最基本的心理需要。木九么老爹在他的老祖母九十一岁时来到世上，听见人间的歌，便是这样的……松枝在烟子熏黑的火塘里毕剥作响，蟒皮的大三弦分外地悦耳，米酒的清香充满了低矮的木楞房……在纳西族的寨子，当然也不止纳西族，在高原的山民中，在这除了不可缺少的粮食便是歌唱的地方，木九么老爹是不会没有米酒喝的。他老了，可他跟他的歌在一起，就如牵着母亲绣着七星的羊皮披肩的孩子，他可以天真、轻松、无忧无虑地活到入土的时候。人入土了，歌却是永生的。那会儿出色的歌手会是谁？嘿嘿，木九么老爹嘲弄起自己来：那是管得了的事吗？老腔老调，自己唱吧！听说省城里的伙子手里都提着专会唱歌的录音匣子……他们有他们的歌，你有你的歌。脚下这块养育我们的土地哪天不埋人，又哪天不生人？那都会变成歌啊，就象种子落到土地里会发芽一样。忽然有一天，生活证实了哪一个活着的或者死了的人，忠诚或者背弃了养育和埋葬他的泥土，人们自然会用新的感情去补充木九么老爹的歌。

谁也没派木九么老爹到这打仗的地方出民工，他硬是随着年轻人来了，拉上他的小马，带着他的歌。

这会儿，木九么老爹累了，他的小马也渴了，饿了。公路旁的大瀑布流着甜水，坡上有嫩嫩的青草，还有让人躺上去解乏的大青石板。

唔，多气派的景致！一如银龙脱缰，喷珠吐玉，从高高的山峦冲下一股闪光的白练，泛滥着珠母色的气浪；在水气氤氲的深

处，当午的猛烈阳光煅烧出缤纷的色彩，那是炫目的虹——为幻想架起的桥梁，它让人将神思、凝想和假设突破现实的极点；用极点之外的感觉来品味我们的生活，会有怎样的新发现？水流，大地的乳汁？大地的血？大地的汗？大地的泪？它是不可遏制的激情，从泥土和岩层下，从石砾和腐物下，迸发而出，成为可视的流动，循着庄严的自然法则，开辟自己的路，左折右转，不屈不挠，即使从空中跌落，也不会放弃奔腾的追求——看看，眼前这道瀑布！石崩山裂的声响里，水流粉碎成腾空的泡沫，忽而又在深潭里击起陡直的水柱，忽而又化为乌有。这无拘无束地倾泻的力量，荡涤了一切可以荡涤的东西，并且义无反顾地在继续凿击不易凿穿的一切。大自然赐给它的性格是如此的顽韧不拔。“挥弄洒珠，拊拂瀑沫”是现象，不息地前进才是本质。瀑布能给我们一点怎样的启示？

诚然，这道瀑布在世间的瀑布行列里算不得出类拔萃。伊瓜苏瀑布宽达四千米。安赫尔瀑布落差九百七十九米，至今无路可通，人们要去参观，只有冒险乘飞机顺峡谷飞行；要不是美国飞行员吉姆·安赫尔一九三七年在圭亚那高原上坠机幸存发现了它，它的壮观依然会藏在原始的大山里。还有尼亚加拉大瀑布，每秒钟六千四百立方的流量让已经掌握航天技术的现代人都叹为观止，它的凶悍和能量，让我们理解了人类的祖先为什么创立慑服于大自然的拜物教。非洲的莫西奥图尼亚瀑布，过去叫维多利亚瀑布，沿“之”形狭谷飞腾九十七公理，流程要算是世界迄今发现的瀑布中最长的了，一路上，岩岛将瀑布分成五股，又都泻入宽仅四百米的深渊，雾气和浪声远传十公里之遥，那气势堪为惊心动魄。贵州镇宁的黄果树瀑布是中国瀑布之冠，二十米悬崖垂一道六十米水帘，使犀牛潭承受着难忍的压力，于是它

要变成电，于是它要化为光，于是那僻远的穷乡燃起了文明之火。至于庐山瀑布，也不仅仅是因为李白的“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而得名。瀑布大小不同，显示的趋向总是一致的：一样执着，一样一往无前，一样不容阻挡。

曾经有几百发重型炮弹落到这座山顶，可眼前这道小瀑布看去坦然如故，三跌而下，一如滚动的透明岩浆。瀑下旋转的潭水里，晃动的不是戏水的鱼龙，竟是驻在山腰的六连战士。青春的活力在匀称的肌体里鼓动，中华民族的遗传因子和我们的国土，神奇地成就了如此之美的造物——一丝不挂的躯体，展现着力量与创造的统一。一群圣洁的天使，烂漫无邪地嬉戏于和平之中。加上赶马帮的纳西族老爹木九么，他那干松枝样的手，岩石样庄重的脸，黑皮肤不象长在肌肉上，倒象裹在钢架上，他把羊毛披毡缠到赤裸的腰间，活脱脱地一位先知出现于一群非凡的精灵中间，构成了尘寰中所有丹青妙手都无法抒于绵帛的画面。纵然天荒地老，这画面也不会改变它的真诚、纯洁和崇高。最坦荡的，会是最隽永的。

洗去了热汗，获得了清凉。洋溢着芳菲的草地，是天使和先知的床第。躺下来享用瀑布赐予的清爽吧，不必顾及女人，这瀑布的所在之处，向来都是男人的世界。把汗渍累累的军装投进水里泡泡，军用大裤衩也不妨洗洗，还有那在解放胶鞋里帮助炮制脚臭的尼龙加底厚袜子……

留在绿茵茵的草地上的，有一把红棉牌抑或百灵牌的吉他。木九么老爹只认得他用惯了的大三弦，没见过这种怪东西——居然多了三根弦，这是怎么个弹法？咪、啦、来、梭、西、咪，好响。歌神把嗓子送给人们，不唱歌简直是罪过。木九么老爹一开口，战士们立刻围了上来，唯有那匹小红马不肯移步，因

为那边的草最鲜嫩可口。

古老的谣曲，赤裸的“先知”和“天使”陶醉在超然的感觉中。这样的和谐，战神实在不该破坏。

一只火红的小蜻蜓落到吉他的黄铜调弦钮上，悠然地翘着朱砂色的长尾巴。

三

北京二号吉普车越野性能良好，在匆忙修筑的军用公路上颠了半年没用大检修，照样灵巧得象只兔子。小司机是个大能人，在看一眼都叫人头晕目眩的盘山路上，他敢开到八十迈，转弯的地方也不踩闸，象条泥鳅似的在车马辘重蠕动、阻塞的缝隙中钻来钻去，常叫坐车的师长古占江倒抽冷气。撞车自然没好儿，冲出窄窄的路面更是不妙——那刀削般的悬崖之下，呼号喧嚣的江水不止一次地为驾车与乘车的人以及他们的车做过安魂洗礼。新生代隆起的高原是慈祥的，它至今珍存着古蕨、水杉、蜚螈、髭蟾——远古世界的影子，诱发了多少碧眼赤发的大洋那边的探险者的雄心？高原也是残酷的，它封闭了自己，也封闭了它的子孙的意志。但不甘寂寞的创造力从未停止过骚动，索桥栈道虽然比不上鸟雀的翅膀，倒也标示出山民们想越过大峡深壑的强烈欲望。霁虹桥是西汉古渡；博南山寂寞了的石道蜿蜒犹存；怒江边发掘了“缅甸通衢”的驿站古碑……西北有经大夏的瀚漠丝绸之路，东南有出泉州的水上丝绸之路，这里也有南下身毒（印度）、远销蜀布和邛竹杖的商道。看来，人的创造力是囚禁不住的，总要借助于一定的机缘和方式发散出来。

小司机的才能很可能就表现在开车上。他跟古占江五年，五

年是三标——车况标兵、公里数标兵、节油标兵。还有一项，他也该是标兵——少眠标兵。可惜人家没给他这个美称。“标兵”这个词儿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一样陈旧了，内容变不变姑且不论，起个新名号是不费难的，他现在得到的称呼是“单项改革达标者”。他不希望奖他金，不希望奖他银，只想奖他大睡一觉。年轻人嗜睡不稀奇，保证八小时睡眠应属天经地义。但跟了古占江，就别打算哪天能有囫囵觉了。雄心勃勃的师长干工作拼命，早出晚归，有时半夜里还要下连队，你敢不出车？对不起，揉揉眼睛上路吧！别找不自在。

吉普车穿过了几团谷地升起的云，兜了几道险弯，瀑布就迎在前边。瀑布下的吉光片羽般的浑朴的图画在地气朦胧中浮现出来。你可以把这图画归入原始风情，归入田园诗，也可以归入放肆的现代派，归入异化……三个世纪后，我们对于富于朝气同时又十分幼稚的巴洛克格调不是还喋喋不休地争论吗？古占江接受不了如此赤条条的挑战。就算不谈文明礼貌，光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军人形象复原的艰难着眼，也该收敛点为是。然而，夹着尾巴当兵是团长以上的官员守则，小战士管你那一套？你支左时他还是个娃娃。酷热和不卫生搞得人人都患了绣球疯——阴囊皮冒黄水，大腿根脓肿，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得象劈了胯的母羊似地走路，受得了？

按说，古占江对瀑布下的情景该是理解的，他不是凶神恶煞式的武夫，他是有教养的指挥员，五十年代给他讲过指挥课的苏联专家就看出他有爱兵的天性。莫非天性也会变化不成？他忍了，几忍还是没忍住，转过头去对小司机嘀咕了一句：“停一下吧！”

吉普车停住了。古占江径直朝瀑布走去。

“那边有厕所！”小司机莫名其妙地喊着。

古占江头也没回地爬上怪石嵯峨的山坡，无意间惊出毛地黄丛里的一只山兔。兔子前腿短，受惊时绝不走下坡路，那会翻跟头的。这时它飞快地窜上草坡，自投罗网似的闯入裸体天使们的领地，顿时，几十个蕴含着青春活力的生灵雀噪起来。不过，欢乐只在一瞬间，等古占江的半截身影从坡下露出，他们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去瀑布肆无忌惮地吼叫，这和谐的画面只剩下木九么老爹和他的小马。军装和军用大裤衩泡在水里，有石头压着，不用担心被冲走；红棉牌或是百灵牌吉他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自然也不见了火一样红的小蜻蜓。

“老乡，这些战士是不是六连的？”古占江打住脚，恳切地发问。

木九么老爹眯着诡谲的小眼睛望着太阳，嘴里哼着他的歌，完全无视古占江的到来。

这老头子是个聋子？古占江心里想，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

木九么老爹不唱了，不过也没去看古占江，顺手拿起身边一个好粗的毛竹水烟筒，枯手指颤微微地从烟荷包里捏烟丝。

等他把水烟筒点着，咕噜噜抽完头一撮，古占江第三次重复自己的话。

木九么老爹抬起头来，把古占江好个打量，才答非所问地说：“苦了娃娃们，连脱光屁股洗澡也得看你们当官的脸色……”

古占江心一沉，嗫嚅半天，苦笑了一声，说：“我是想知道他们是哪个连队的，并没说不让他们洗澡。”

木九么老爹将信将疑，又打量起古占江，象打量一个谜，旋即摇了摇头。

“你不知道？”

“我是过路的。”

古占江吃不消这样的冷淡。

“看得出，你是个不小的官儿……”木九么老爹抖开自己的羊毛披毡。得，又是个赤条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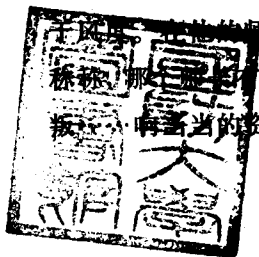
古占江蹙蹙眉头，抑郁地离去。木九么老爹什么也没告诉他，他却认定那群光腚儿打闹的小家伙是六连的。六连驻地就在瀑布旁的山坳里……再说，除了六连的战士，谁敢这样？要不是急着回师部开党委会，他一定会立刻到六连搞他一下紧急集合的。将者，不严则不威。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日历，哦，今天倒是六连的休息日……

小司机瞅瞅师长。师长的脸色是平静的，甚至还挂着一丝微笑。古占江的城府是小司机的眼力所能窥察的吗？这位踌躇满志的师长，自己也不该怎样料理这个六连，它就象一只不称脚的鞋子，被古占江穿上了。鞋子可以脱下来丢掉，一个连队如何丢得？可它又着实地碍着古占江的步子——提拔六连所在的一团团长马驰为副师长的问题就为此而在师党委会上卡住了。什么事！这样扯皮，改革如何搞得了？假如当初让六连在一团原驻地留守，雀门箐高地由别的连队来打，或许情形就不是这样。想到这些，古占江有点儿后悔，隐隐地还有几分懊恼。

怎样评价六连在雀门箐上打的这一仗，或者反过来，通过雀门箐这一仗怎样评价六连，都是不可以用陈旧的常识去做结论的：仗打胜了，六连挺好；擅改穿插路线，六连很糟。然后是功过相抵，六连是荞麦皮打浆糊——两不沾（粘）。看去，这结论几近公允，实际上却不服人。六连就窝着火，他们不光不承认改变穿插路线是个错误，反引以为荣，因而对违令而动的六连长陈隆华，乃至陈隆华的保护人——一团副团长林树发，采取了抱不平

的态度。全连人以仇视的目光接待师里或团里近日到连里执行任何任务的干部，心那么齐，实属罕见。或许是出生入死的厮杀拆去了隔着人心的篱笆，六连还活着的干部和战士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的一致，从感情到行动……法不责众，你古占江能把全连一百多号人都禁闭起来反省？量也不敢！六连要是按你古占江指令的路线穿插，怕是全部“光荣”而又完不成任务了。但是，六连也休想让古占江喝下这壶醋！军家大忌，莫过于不执行命令；上级没改变命令之前，刀山火海你都得往前闯，这是军人的行动原则。况且，一个连队受阻于敌方火力而行动迟滞，不足以证明指挥员决策的错误。古占江并不以为有柄于人，他以干练的指挥员的锐敏感觉，充分地肯定六连穿插到位以后的仗打得漂亮：灵活、迅捷、勇猛，补救了因改变穿插路线而造成的被动。军区肯定了雀门箐这一仗，将作为战例编入军区陆军学院的教科书。这做法本身就是荣誉。这荣誉可不只属于古占江，它也属于六连。只要古占江一句话，这个战例就可以不编进教科书。他治下的另外两个团打一号高地和二号高地的战例，更能体现他的指挥艺术和才能，可古占江没这么做。他的胸怀是豁达坦荡的，他觉得自己过了好大喜功的人生阶段，勤奋者惨淡经营之后才获得的事业感，在长期戎马生涯中滋长于心，并日益左右着他的行为。

情愿把涉嫌于自己的雀门箐战例编入高等军事院校教材，表现了古占江的自信心。让人们议论好啦，喇叭是铜锅是铁！大概这就是大将风度。当然，古占江有成为大将的条件，自然不止于风度。在他的师所归属的军里，抑或整个军区，拿杆公平秤来称称，那古占江的分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西藏平叛，哪一桩不有古占江的资格。南京、广州、北京驻校，有的是金字封皮



的文凭。“文化大革命”中，他是副师长，领着部队搞农场（军区那几年幸亏有他办的这个农场保证粮、油、菜）。支左呀，搞派性呀，根本不沾边儿，至于不正之风、歪门邪道、以权谋私等等，更与他毫无牵涉。甚至有些不算十分光彩却也可以称道的作为——例如：他的儿子下乡时学了果树栽培技术，后来是农民们选送到农校学园艺，现在在老家汉中承包了一个水果产销公司，还和外商打起了交道，成了个时髦人物，没借过老子什么力量。女儿呢，念大学，是凭她能力考上的。在那个孩子们升学无路只有上山下乡的年月里，他因为没帮几个孩子办那种穿上军装曲线就业，至今还有几个老亲老故不跟他往来，叫他心里很不舒服——这样的感觉不知可否在整党时说说。他是正派人。正派，是做人的下限标准。古占江还有的是带兵的本事，他有三等军功章五枚、二等军功章三枚，是鲜血、汗水和心血换来的，不是嘴皮子舔来的。如果把军人的素质归为品德、才能和体魄三要素的话，那么，古占江在前两项上，尽管你说他固执武断、专横跋扈，骂够之后，还得承认他相当不错。至于体魄，随你挑剔去！古占江从来不抽烟不沾酒，这在兵营，倒可算得上一怪。别以为烟酒小事不足议论，在从物质到精神都自成格局的军旅天地里，任你高兴不高兴，理解不理解，哪怕是有情绪，也得服从于统一指挥，把活跃的青春凝结到严谨而又狭小的规范中。当兵的没个轻松的时候，拉练、越野、演习，甚至连个星期天都没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是传统。如果赶上雨天，当官的发了善心或是也累塌了架，小兵们才可“解放”一下。于是，烟和酒便成了消遣寂寞，松弛神经的灵丹妙药。“抽烟喝酒甩扑克，打球唱歌扯老婆”——兵营课余时间六大项，烟酒占先。这是没当过兵的人不好理解的。偏古占江从不沾烟酒。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但

古占江不是个有怪癖的人，他理解别人，从不反对别人抽烟，逢年过节，他还关照后勤部门一定要给连队战士搞点儿好酒。他讨厌的是乱丢烟蒂乱弹烟灰。他在会议室里亲自备了六个罐头盒做烟缸，铺在长桌上的绿呢子还是烧了许多窟窿，真叫他哭笑不得。古占江别说上呼吸道感染，迄今连感冒也没有患过；腰腿筋骨，更没发现任何异常。因此他从没进过医院。疗养院倒去过一回，是四十五岁以上的干部轮休假轮上的。一时好奇，到了北戴河，他对炎阳下男女混杂在一起的赤裸脊背很不习惯，呆了三天就返队了。离开兵营他有一种空落感。今年刚交五十的古占江渴望在军队里多干几年，看来问题不大。从三年前开始，军内的同职战友就都叫他候补军长，玩笑不是普通的谐谑，是友善的，是有依据的，古占江听了也不反感。到今天，这玩笑则几近于事实了，明天，后天，要么是大后天，最多不出两个月，一张红头纸打印的命令下来，古占江就是副军长。无论从哪方面说，他也该当副军长了。他也相信自己当得了。为集中精力带兵，他早把随军多年的老妻打发到了儿子那里去了。“儿子有了儿子，需要你去支援。”他对老妻说。他又象战士似的，过起了光棍子生活；出操，开会，布置工作，检查连队，没有一点儿懒散，而且经常自己打洗脸水，跟随他的公务员着实省了不少气力。

兵熊熊一个，官松松一窝。古占江不是粘粘糊糊的性子。雀门箐一仗下来，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一直罚到了一团副团长林树发头上，要不是林树发负伤住在战地医院里，早被铐子铐走了。不错，林树发为人耿直，可就能因为这个怜悯他？孙子兵法曰：“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至于将来为他张罗生活出路，古占江是不会袖手旁观的，那完全是两码事。